



二哥的幸福生活

■庞凯悦

二哥因为小时候打针不慎,导致失聪。

二哥虽然不会说话,但很聪明,他能看着别人的口型,分辨说话的内容。所以和二哥说话可以不用手势,他照样能明白。

二哥到了结婚的年龄,老妈便张罗着为他娶媳妇。说实话,为二哥找媳妇不容易,最起码要能听懂二哥说什么吧。可是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二哥遇见了他的知己、他的伴侣!

二嫂是个乡下女孩,很朴素,也很实在,她多少能听懂二哥要说些什么,她能了解二哥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就这样,二哥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

二哥因为没有正式工作,只好在私人厂子里干活。时间长了,工厂里的工人都能听懂二哥说话。虽然干活累些,但二哥能帮二嫂挑起一份担子。二嫂没工作,每天在家伺候二老,干家务,为累了一天的二哥准备好一日三餐,日子倒也惬意。

一年后,二嫂为二哥生了个儿子,二哥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儿子在家人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那股子聪

明劲儿随二哥。缘分就是缘分,命里注定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无论二哥说什么,他儿子也都能听懂。

日子在幸福中慢慢度过,他们又添一女。二哥儿女双全,生活也就更幸福了。

生活不会总一帆风顺,二哥和二嫂也会吵架,二哥会说二嫂是笨蛋,二嫂会回一句:就你不是笨蛋。然后二哥会叨叨一阵子,二嫂在一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理会二哥,等二哥叨叨累了,二嫂会来上一句:累了,不叨叨了。

二哥也不说话,用手指着二嫂,笑着叹一口气,走了。有时候我真的很奇怪,二哥不太会说话,说二嫂“笨蛋”二字却如此清楚,喊二嫂和他一双儿女名字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和我们正常人的声音一样,分辨不出二哥是自小失聪不会说话的人。

干活累了一天的二哥,会让二嫂炒上几个小菜,再让二嫂买点酒,说是让他解解乏。二嫂会按照二哥的交代给他弄好。几杯下肚,二哥的脸微微泛红,看着二嫂,咧着嘴傻傻地笑。他偶尔还会说二嫂笨蛋,说:不要你了,走吧!我在一边“煽风点火”,让他

把二嫂赶走,再找个好的。二哥就会瞪着眼睛看我,说我坏,又说二嫂有多好,其他的女人都不如二嫂好。二哥的一席话,让我和二嫂捧腹大笑,而二哥仍然看着二嫂,咧着嘴傻傻地笑。

我偶尔回家会搜刮一些东西,每次我拿东西,二哥都会说我拿得多,可是每次他嘴里说多,手却一直不停地往我车篮里塞东西,走的时候他会说:走吧,没有了,别回来了!声音虽然不清楚,但我能听得懂。可第二天见到我,他还会说家里有什么什么,让我回家去拿,要么就说二嫂做了什么好吃的,回家吃饭吧!唉,真的不能把二哥的话当真!

二哥二嫂已携手走过十五个春秋,这其中酸甜苦辣,也有吵架拌嘴,但我看到最多的是二哥说二嫂是笨蛋,喝晕了之后,看着二嫂,咧着嘴傻傻地笑。

真的希望二哥和二嫂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到他们白发苍苍、掉光了牙齿、皱纹爬满了整张脸的时候,二哥还对二嫂说着笨蛋,还照样看着二嫂,咧着嘴傻傻地笑!

春华秋实颂

——写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雷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长卷中
将有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
被世界认同
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历程中
将有一个节日
赋予农耕文化以悠久和厚重
在收获硕果的秋分节气里
一个农民企盼已久的节日诞生
这节日有一个祥和喜庆的名字
就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伟大的共和国
以节日的命名
表达对农民的祝福与尊敬

难以忘记 建国初期
为了国家的稳定
广大农民尽可能多地把粮食提供
难以忘记
在国家工业不发达的年代
社会经济的基石
由农业支撑

农民有“碾好第一场 先交爱国粮”的奉献精神
农民有与天斗与地争的壮志豪情
农民有朴实节俭 勤劳勇敢的光荣传统

社会的发展
离不开农民的劳动付出
伟大的祖国
到什么时候
都离不开农民弟兄

曾经一个时期
农业科技不发达
农业机械不充足
农田基本配套设施不完善
农作物产量难提高
农民企盼风调雨顺
农民希望食足衣丰
广大农民
天天都做着丰收的梦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之英明
吹来了国家农耕土地
全面改革的春风
田野把丰收的果实壮大充盈
农民兄弟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
改革开放四十年
春华秋实收获丰
农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为大地的丰收祝贺欢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
将有一个深刻的文化印记
被代代传承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
将有一个节日
记录广大农民
荣誉感 获得感 幸福感
这就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收节到了
尽情地庆祝吧
我的父老乡亲
放声地歌唱吧
我的农民弟兄
伟大的中国农民啊
您因祖国而幸福
祖国有您更昌盛



记忆中的木槿花

■李胜梅

初见木槿花是三十多年前。那时我刚到医院,被分配到传染科。那时的医院只有十多个科室。传染科在医院东南角,是个正方形的跨院,前后两排房,又把跨院隔成了三个小院子。前排和二排的东面住的是病人,后排的西面就是我们的治疗室、办公室和医护人员值班室。前面的院子里是绿地,那是病人活动的地方,中间的院落种的全是应季的蔬菜,后面的院落就是大丛的木槿花了。盛夏时节,朵朵木槿花怒放着,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因为是传染科,所以鲜有病人来打扰,那些花就这样在小院中无拘无束地盛开着,宛如待嫁的姑娘,娇嫩、恣意。

因为接待的都是慢性病患者,所以大家平日的生活节奏也很缓慢,主

任和护士长就是两个大家长,领着我们这些姑娘,每天快乐地做着工作。公休时间,科室里敦厚的老丁大夫会表演他的拿手绝活——一根线画出栩栩如生的小动物,活泼的燕子和梅梅会演绎一段电影片段,惹得大家笑声朗朗。

年轻时很喜欢值夜班。冬天的夜晚,办公室里会放置一个大火炉,煤炭在熊熊燃烧,在湿冷的寒冬,与宿舍相比,办公室是多么诱人啊!那时候夜间几乎没有急诊病人。接班后,做好手头的工作,病人大都已经入睡,巡视完病房,坐在温暖的火炉边,看书、写东西。夜半时分,食堂师傅送来了热腾腾的夜班饭。那时的一包方便面、一碗鸡蛋汤,或者一个热烧饼都是那样香甜、美味、诱人。把小锅放

在炉子上煮方便面,打入鸡蛋,院子里老师们种的大葱、香菜、菠菜可着劲儿吃,那种鲜香是现在吃的大餐无法比拟的。拉开窗帘,透过结满霜花的窗玻璃往外看,屋后就是在寒风中傲然挺立的木槿花枝。

在这个小院里,我度过了三十年工作生涯中最快乐的一年。如今那里早已拆迁,破败的大院被一座座现代化的医学大楼所取代。曾经的伙伴们也各奔东西。两个学姐经过深造后一个去了国外,一个去了大城市,老师们大都退休了,给病号送饭的王姨还住在后面的家属楼,年近八旬的她依然精神矍铄,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至于那片木槿花,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病房大楼后面年年盛开。